

翰苑羣書

上

民

翰苑羣書

序

官有所由重朝廷之重是官必先思其可重者
何在斯其遴選也不得不慎而其禮遇也不得
不崇居是官者亦必有以自異於曲藝雜流之
幸承恩澤者而官乃重也詞林之職古今以爲
榮選其於主眷之隆渥一言一事津津傳爲美
談然使在上者以爲此吾之私人而故厚焉在
下者亦惟是以得數望清光效賡颺歌頌之美
爲幸則其事皆不足道也君以朝夕啓沃望其

臣臣以隨事納忠効於君君臣一德驩然無閒
其任不在職事之末而其所長亦併不在文字
之間是則上之所以重是官不爲過而其臣之
得此於上非倖也是編爲宋洪景嚴氏所彙輯
自唐以來事例略可考見誠有足動人豔羨者
然不探其本而言之徒以遭遇好文章稽典故
之主侍從雍容之外別無裨補其與曲藝雜流
之幸承恩澤者何異是官本重而其所以可重
者曾未之思也將何以取重於其君而使庶司

百職事羣美以爲清華之選乎先余未有是書
因借本錄竟手自校對漫識數語於其端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朔日東里盧文弨書於鍾
山書院之須友堂

翰苑羣書目錄上

翰林志

承旨學士院記

翰林學士記

翰林院故事

翰林學士院舊規

重脩承旨學士壁記

禁林讌會集

翰林志

唐 李肇 撰

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翰林爲樞機宥密之地有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尙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縑白綾或以錦被帷帳氍毹畫通中枕太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內得神仙門內得光明殿神仙殿有

門下省中書省蓋比今翰林之制略同而所掌輕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事中外論難大臣數詘亦其事也唐興太宗始於秦王府開文學館擢房元齡杜如晦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討論墳典時人謂之登瀛洲貞觀初置宏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大內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夜分而罷至元宗置麗正殿學

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爲集賢殿亦草書
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脩陳
故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
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
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
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
范履冰爲之則天朝蘇味道韋承慶其後上官
昭容獨掌其事睿宗則蘇稷賈膺福崔湜元宗
初改爲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

繼爲之改爲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謹
張垺乃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
又有韓紘閻伯興孟匡朝陳兼李白蔣鎮在舊
翰林院雖有其名不職其事至德宗已後翰林
始兼學士之名代宗初李泌爲學士而今壁記
不列名氏蓋以不職事之故也

按六典中書掌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案典故
起草進書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
遺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制敕旣行有誤

則奏而正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
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
曰制書行大典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
降虜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贊賢能勸勉遣
勞則用之四曰發白敕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
兵發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已上罪
竝用之五曰敕旨爲百司承旨而爲程式奏事請
施行者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慰諭公卿誠約臣
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

又荅疏於王公則用皇帝行寶勞來勲賢則用
皇帝之寶徵召臣下則用皇帝信寶荅四夷書
則用天子行寶撫慰蠻夷則用天子之寶發蕃
國兵則用天子信寶竝甲令之定制也近朝大
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不用六寶竝從權也元
和初置書詔印學士院主之凡赦書德音立后
建儲大誅討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竝用白麻
紙不用印雙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書隻
日百寮立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閣

門出若謫宰相則付通事舍人矩步而宣之機
務要速亦用雙日甚者雖休暇追朝而出之凡
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凡慰軍旅
用黃麻紙竝印凡批荅表疏不用印凡太清宮
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字謂之青詞凡諸
陵薦告上表內道觀歎道文竝用白麻紙雜詞
祭文禁軍號竝進本

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所司印凡吐蕃
贊普書及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香木

眞珠瑟瑟鈿函銀鑲回紇可汗新羅渤海王書
及別錄竝用金花五色綾紙次白檀香木瑟瑟
鈿函銀鑲諸蕃軍長吐蕃宰相回紇內外宰相
摩尼已下書及別錄竝用五色麻紙紫檀木鈿
函銀鑲竝不用印南詔及大將軍清平官書用
黃麻紙出付中書奉行卻送院封函與回紇同
凡畫而不行者藏之函而不用者納之

凡參議奏論撰述注釋無定名奏復無晝夜凡
徵天下草澤之士臨軒策試則議科設問覆定

與奪凡受宣有堂歷自記有承旨簿記大抵四
者之禁無殊而漏洩之禁爲急天寶十二載安
祿山來朝元宗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命張
垧草制不行及其去也怏怏滋甚楊國忠曰此
垧告之也遂貶盧溪郡司馬兄均建安郡太守
弟叔宐春郡司馬

德宗雅尙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
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
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詩賦唱和

或旬日不出吳通微昆季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不叶甚於水火天下醜之貞元三年贄上疏曰伏詳令式及國朝典故凡有詔令合由於中書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蓋所以示王者無私之義爲國家不易之規貞觀中有學士一十八人太宗聽朝之餘但與講論墳籍時務得失悉不相干實錄之中具載其事元宗末方置翰林張洎因緣國親特承寵遇當時之議以爲非宜然止於唱和文章批荅表疏其於樞密